

綠油油的愛

陳瑞璧

阿嬤很喜歡養花蒔草，瞧我們家一走廊琳琅滿目的盆栽。最近她在流行種小麥草和芽菜，也就是在推行「自然生態飲食」。「以前牛和馬都只吃吃草，喝喝水，卻長那麼壯，力氣那麼大。」阿嬤對我們說：「你們吃那麼好、吃那麼多，卻瘦瘦弱弱的，一隻隻像軟腳蝦。我看我得把你們當牛和馬來養養看。」

阿嬤要把我們「當牛和馬」來養養看的決心很堅定，話剛說完沒幾天，我們家客廳的角落裡，就出現一個六層高的鋼架，鋼架上有一個個綠色的、種蔬菜的盤子。過沒幾天，盤子上小麥草和各類芽菜已在發芽，緊接著一盤盤小麥草和不同種類的芽菜，競賽也似的，開始成長茁壯，整個鋼架上，一片片深淺不等的綠油油，非常好看。

從此，我家餐桌上，每餐都會有至少兩盤的芽菜，那是阿嬤剛剛從鋼架上摘下來的，那芽菜靜靜的躺在盤子裡，新鮮嫩綠得彷彿看得到它們一臉笑眯眯。剛開始我們不習慣生吃，一餐挑個一根兩根，用敷衍阿嬤的心態吃。漸漸的，三根、五根，一口、兩口，而習以為常了。

阿嬤的芽菜無所不有，最常見的是苜蓿芽、豌豆芽、綠豆芽、葵瓜子芽、蕎麥芽等。我最喜歡吃的是苜蓿芽和葵瓜子芽，那嫩嫩、淡淡、似甜非甜的味道，在嘴巴裡慢慢咀嚼、吞嚥，好像是一道細細的、潺潺的甘泉。

阿嬤也種小麥草，那是為阿公而種的，阿公的應酬多常常喝酒，阿嬤說喝酒的人會在無意間吃下一大堆不該吃的食物，因此血裡的油脂很高，體內的毒素也多，喝小麥草汁可以解毒、清血。所以她很勤勞的種小麥草，自己絞汁給阿公喝。

小姑婆的托兒園

陳瑞璧

小姑婆有四個兒子，都已經成家立業。兄弟四人沒有離鄉背井，而是合夥在老家的田裡蓋製鞋工廠，分工合作的經營。那工廠像一棵樹，四個兄弟合作無間，像風調雨順的氣候，使小樹順利的成長茁壯，幾年後已經是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了。

他們在老家三合院的西邊，也是自己的一塊地上，蓋了四棟一模一樣的四層樓房，每棟樓房的間隔是一棟樓房的寬度。

樓房坐北朝南，門口有寬寬的庭院，別致的矮圍牆。東、西和北邊，都種有很高很濃密的桂竹，一片翠綠配著四棟美輪美奐的樓房，看起來就是一處幸福美滿的家園。

四個兄弟四戶人家並排而居，小姑婆和姑丈公住的是三合院古厝，那是他們住了一輩子的家。紅磚灰瓦，十分古樸，寬闊的庭院，可以供兩班的小朋友在那兒打躲避球。庭院裡有幾棵枝葉茂密的老榕樹，和隨興散放著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盆栽。盆栽裡各種顏色的花爭相開放，樹下有雞鴨鵝在休憩或漫步，這又是另一種風情的家園。兩位老人家住在這兒，含飴弄孫，怡養天年。

每天早上，陽光穿過桂竹，灑滿樓房與古厝。樓房裡與古厝裡的人都動起來了。各自整理家務，灑掃庭院，送孩子上學，準備上班。大約七點半，各個樓房裡的爸爸或媽媽，就會抱著、牽著或趕著自己的小孩，往古厝走來。那小孩有襁褓中的、有牙牙學語的、有踉踉蹌蹌路還走不穩的、有上幼雅園小班年紀的。

壁虎

劉 墉

從什麼地方溜進來一隻壁虎？冷不防地，差點害我把手上的杯子砸掉。牠有著淺灰色的身軀，三角形的頭，長長的尾巴，四隻腳和一雙大眼睛，應該是不討人喜歡的，但是細細看，倒漸覺得幾分親切。牠躲在洗手台後的瓶瓶罐罐之間，只把頭探在外面，盯著我看，居然沒有逃跑的意思。

因為涉世不深，使牠不知道躲藏？還是因為根本沒見過人，竟不知道那是可能一鞋底就把牠打爛的可怕的敵人。

「這裡沒有蚊子，你何必來呢？這裡明亮的磁磚，使你無所遁形，你怎麼逃呢？這裡是講究的大廈，不可能允許你逡巡，你又怎麼能生存呢？你應該在那老舊日式房子的紗窗，或紅土磚房的窗櫺間跳躍才對啊！」

怎麼辦呢？我總得把牠弄出去啊，難道讓牠留在浴室裡，不嚇到我，也會嚇著別人。

我拿起淋浴噴頭，打開冷水沖牠，希望小東西能順著原先進來的通風口出去，卻發現因為屋裡亮，而通氣口內無光，當牠經過一格格的小洞時，竟然毫無所感，完全想不起自己來時的道路。

我又想，是不是把牠沖到浴缸裡去，讓牠流進下水道，可是，八成會淹死，不等於把牠打死嗎？

我頭大了！難道要我用手去抓牠出去？小時候總聽大人說，被壁虎尿到身上，會又癢又痛，如果這個小東西情急之下，對我撒泡尿該怎麼辦？

我終於想出個主意，找了一把掃帚，打算先用帚毛把牠壓住，再拿鉗子夾牠出去。我先摸了摸帚毛，並不太硬，應該不致壓傷牠，便用水把小壁虎逼到牆角，再迅速用掃帚去壓。

仙草冰

陳幸蕙

夏日的暑熱，總是一開始便密天匝地而來，不留餘地。挽著提籃上菜場的當兒，偶然見到仙草冰上市，就覺得那樣光潤烏沉的東西，是在為余光中的詩句「暑假剛開始，夏正年輕」做註腳。的確，在島上小市民的生活裡，仙草冰早已成為「立夏」的標幟。當吹在臉上的風，不知不覺地溫暖起來；當穿在身上的衫子，不知不覺地薄得透明時，彷彿眾所週知的記號，仙草冰便陸續續在街頭出現了。

儘管農業社會裡，種種古老的東西，都已經不合時宜地漸被淘汰，成為只能存在於記憶裏的古董。但即使是新奇討巧的冰淇淋捲大行其道的時刻，街頭巷尾，甚至每一個小康殷實的家裡，清淡雋永、市井風味的仙草冰還是被深深懷念著與喜愛著。

仙草冰說來，其實無香無味，它最大的特徵便在於它的色——墨黑，一種並不怎麼適宜在夏天出現的顏色。所有屬於夏日的色彩，似乎都應是明亮的、耀眼的、令人意興飛揚的，但仙草冰卻獨願把灼熱與煩躁都沉澱下來，凝固成那樣柔潤罕見的黑玉。

也許正因為那樣近乎禪定的黑，寧靜得有如初夏之際最最清涼的一塊夜空，什麼也穿透不過，因此，心浮氣躁，什麼也把握不住的夏日裡，烏亮如玉的仙草冰，就格外令人產生一種沉靜的感覺了。

而當你從小販手中，以最低的消費額把它買回來，放在透明的淺盅內，隨意用水果刀劃上幾劃，澆上一點化開的糖水，簡單製作的過程，就能產生一道非常實惠而充滿即興趣味的夏日小品來。